

中庸標釋  
全

□ 12  
3100



口 12  
3100

門 口 12  
號 3100  
卷



中庸標釋序

中庸之書先子作解各以發揮今見行世嚮之伯氏亦著標釋蓋述遺意  
向以新得而錄彙揮刊本上頓者後別為一本故龍元各不更項將各梓序  
曰蓋云聖人既及道在大經然則雖片言隻字皆當寶傳奉承不敢失墜  
而也矣昔秦焚書律禁挾漢興初不唯除之獻遺文者蒙賞及河間募索  
故偽者駁者亦或間出以干恩澤其真偽混者尚書而三禮亡悉信中庸一篇  
小戴哀收至宋孤行難審出於子思與否然要之實聖修之遺言則後之表  
章者其見亦卓哉然前者久假不歸後者擇而不精遂抗此書以為聖人精  
微之言乎視論語以為次之其意謂論語與治門諸子及當時諸侯士夫應  
酬章談固不若此書及易範躰用兼該本末悉備遂駕夫虛遠之說以



387

解平常之語則貽害於後蓋亦不為少矣夫古之亂吾道者常在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六經孔氏之內在外則易別在內難辨昔我先君子毅然正舛復古以為己任殫窮諸論盡之內以折衷於聖賢立言之微旨書坐宵興幾不知日之出入星之殷正也皆研慮潛心恍然有得既論盡後及此書而使瑕瑜不掩偽妄無逃及與夫註家以己意見而解悉皆平反郵麗以要至當辨之精然信者疑者殆相半夫四凶蠢政大舜發怒聞韶不知肉味突顏問有慟乎及樂克為政喜而不寐聖賢亦然蓋喜怒哀樂四者人之情也聖者為田施各當可豈其不系者而謂之中耶故定以為古樂經脫簡性者聖人曰相近耳曰善耳今日率性謂之道者驗諸人性易循者真我聖人之道不可復更離則終身由之而不知者也以明夫索隱行怪後世述者非君

子所依中庸將以起鮮能之民而使孝之服膺不失也矣蓋非徒尊性也明人之受教固有質耳後之說者異此云率性則自然有準此解者之誤而不害中庸書無談於聖也夫鬼神祥孽聖人不語以為其至矣乎為至誠前知及盡性等言本文亦可疑焉故斷自十五章以下定為下篇以為漢儒雜記為誠明書所發揮者居多此所以名其解也古云先人之言為主自非穎悟絕倫者孰舍彼趨此哉故先子不得已而作解註亡兄演繹之而後聖音再瞭焉後儒謬說亦可從辨嗚呼父兄衛道竢後之志也蓋不質則道不見讀者擇善固執其亦知所勉也夫徒謂父兄訓誥教天下此皆非知父兄者也為非不徒騁意見為異同則庶乎底者予自者可以廢或刻成僭附數言用諭同學云元文已未復月季弟長堅謹譔

中庸發揮標釋卷之上

伊藤長胤 著

叙曰歲甲辰弟長準休告在都與一二同志講討先子遺書近將隨節歸任會讀中庸發揮卒業此解出入古註疏及章句別創特見其離合沿革之間尤為精微為剖別其義著諸上頓豹窺貂續僭越是懼唯取童習不殺其辭讀者察焉時享保九年十月上濟長胤書

天命之謂性

按章句謂命即是性命者在天之名性者在人之名即所謂理也此解謂命是虛字天命者謂天之所與也與性命之命異矣猶董仲舒云天命謂之命之意說詳于語孟字義

率性之謂道

按章句謂循性之自然則有當行之道此性為賦而道為用除性之外無復一物此解云云言欲辨道之是非得失則當驗之人性循人之性則可以為正道而不然則不可以為道也王道而言非說性也大抵從先儒之說則率性則為道先子之旨則率性者為道也說詳于序文○又曰性字章句通人物而言此解專就人而言不該物道字亦然大抵聖賢之立言皆為教人而發故其曰性曰道皆謂人之性人之道耳先儒以理立宗故通萬物而言性道者非也○又曰鄭氏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章句云云蓋漢之時五行之說盛行故鄭氏說性為仁義禮

智信以配五行然其所謂性猶就氣質為言至章句本程子之說以五性為本然之理則與鄭氏之說異矣此解云云夫性之為言剛柔昏明夫人之所生來具足故字從心從生如人之甘食好色皆所生而具不待學習故孟子以耳目鼻之欲為性告子曰食色性也亦不非其言而人之能為善亦其所生而得故以為性善此書雖不言性善而謂之天命則其以為善亦可知矣先子遺書尤致詳備故不絮煩○又曰性者夫人稟受之名本不可限以名數凡人之所以能為皆性之能也豈唯仁義禮智而已哉五常百行皆莫非其所行蓋人之性善故能行仁義禮智也非以性為仁義禮智也况可限以五者哉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听不睹恐懼乎

### 其所不聞

按章句之意道也者一節存天理於未發莫見乎隱一節過人欲於方發至下兩節自戒慎而約之至中天地位則未發之效驗也自謹獨而精之至和萬物育則已發之效驗也四節自相照應此解喜怒哀樂以下四十七字為古樂經文則前兩節相照應不涉未發已發之事蓋戒慎乎不睹恐懼乎不聞非專用二於未發之時也言戒慎之至自听觀聞至於所不觀聞無不用其功也猶曲禮說人子之事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孝子事親出入左右無不用其心而其極至於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豈獨於無聲無形處用心乎哉下一節申其意戒之以慎獨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按章句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解獨字甚過密獨者對眾之辭如孟子所云眾樂獨樂屈原所云眾醉獨醒可見矣是知慎獨者非已獨知之地已獨處之地若以此為粗則閭室屋漏亦屬粗工夫此篇終說慎獨之事曰君子之所不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亦何以不曰人之所不知乎故此解云獨者人之所不見而已獨處之時也下獨知舊刊本誤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按章句未發之中為性為性已發之和為情為用天地位者致中之

効萬物育者致和之驗或問曰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而先儒或有專以求未發中為學問之宗旨者矣此解云此四十七字本業經之逸文非中庸本語其詳具於綱領不復贅附但其旨與語孟之言皆馳而議論語勢與集記等書相出入者今舉于此曰天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及請問其目乃以視聽言動實之夫仁之道大矣聖々相傳其事重矣而徒戒以視聽言動非禮則勿而不及思終至程子四箴始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三代之書豈有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求所謂中云者乎哉孟子為時君告撥亂又正之道開口便說仁義及其曰不能自行則提出性善二字以示人之必有善心其言四端之心則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况之火之始然泉

之始達則亦皆已發之事也亦豈有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  
求所謂中者乎哉而稽諸樂記則有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夫禮與  
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  
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又曰天民有聖心知之性  
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又曰樂極和禮  
極順又曰樂者審曲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又曰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  
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又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  
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又曰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  
照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照姬履育萬物云云觀此等語與此  
四十七字相類曰中曰和曰節曰喜怒哀樂曰天地應焉曰萬物育焉

照字恐照

皆言之蓋喜怒哀樂之心由樂而形焉而音有清濁高下之不同故樂  
貴其中和而中節而言其效則移風易俗動天地感鬼神古之書往  
往言之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文蓋大司徒教國  
子以樂德所以終於身樂語所以宣之於口樂舞所以習之於容可  
見此六者皆樂之德而中和其最先者也又漢兒寬曰惟天子建中  
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此雖不言樂之事而先儒亦引  
之疑孟子金聲玉振條理等說古樂經之言亦可證中和祇樂之德  
也天子思者夫子之孫而孟子之所私淑也豈其旨哉而今稽之於語  
孟三書則未見其有所合而參之樂記諸書則畧相符同先子斷  
然以為古樂經之脫簡其以此乎疑者謂放一人之私言以徇先儒

之成說信者謂奮千古之獨見以正聖賢之道脈知我罪我唯其  
所從叨傳一經敢叙鄙見○又曰大本達道先儒相承為性情脈  
用之謂然通攻一篇哀公問政章以達道與達德相對為言而五  
之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亦謂天叙有典之謂而非喜怒哀  
哀樂已矣也唯天下至誠章以大本與大經相叙為言而繼以  
知天地之化育則聖神功化之極亦謂皇建其有極之謂而非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中也且據此章則大本達道二者相須不容用意  
加減通而觀之則大本者二而達道者六其自相斲鑿有如此者  
此章為他書之錯簡也彰々矣○又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章句云天地萬物本吾一軀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

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蓋心正則軀致中之効氣順  
則用致和之功不唯聖人為然降聖人一等果能致中和則亦能有此  
効也諸家皆以其理言章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或問曰能致中和  
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  
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小註以春秋戰國之孔孟唐虞之  
四凶周之管蔡實之此解以為錯簡不強為解予謂躬聖人之德而  
居天下之位能致陰陽和洽風雨時若萬物各遂其生古之書多言之  
此章移之葉上而言其感召之盛焉耳章句雖以事實言竟墮于理  
解且分中與和屬天地萬物或問已招砂碎之疑固不必分貼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



無忌憚也

按此章始引夫子之言故稱仲尼以例其餘自此以下九章皆夫子之言明言中庸之義其下四章雖不言中庸而暗說中庸之道費隱章全子思之言道不遠人章全夫子之語其餘三章子思之言俱引夫子之語以終之○又曰語孟編次孔孟之語者也故每章舉子曰子曰以相叙此書別異此異子思自撰一篇書以述中庸之道故名書以中庸首叙性道教三者以託一篇之首次之以夫子論中庸之言其後或引夫子之語或自叙其言以反覆推明其義或託篇首三言不言中庸之義可疑也不知篇首明曰率性之謂道豈非中庸之道乎當時天下之所道大率失乎中庸不可以為道也不率性故也故標示率性之道以託中庸

之始先子以為一篇之小序正為是耳○又曰君子中庸小人及中庸鄭氏註云及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為中庸疏云小人之中庸也云云此復說小人及中庸之事言小人為中庸形貌為小人而心行無忌憚小人將此以為善亦以為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及中庸也程子亦從之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及字章句因之此解從鄭氏本蓋人之於事無不自以其所行為中庸者但君子之中庸也德既君子而又能時中故能得為中庸小人之中庸也德既小人而又無所忌憚故自以為中庸而實及中庸猶末章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對舉為言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

者過之不及者不及也

按智愚屬知賢不肖屬行此章交互說者何也智者專知而行或不及故致道之不行賢者務行而知或不至故致道之不明黃洵饒說已詳之矣大抵此書屢分說知行三知三行章明分析說此章及費隱章亦暗有其意但此章互而取之費隱之章則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爲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爲則各就其所不足而言其亦能可及也朱子諸註好分解知行王陽明厭其甚過破碎有合二之論通而攷之此二者固相須而不可相離亦不可混同無別心能知之而身能行之猶目之能視而足之能行也而人性之不同有專乎行者有專乎知者推而至其極則仁者非不知也而其德常極乎仁智者

若非不仁也而其德常極乎智而不及者知而或不能行行而或不能知或知行俱失之此知愚賢不肖之所以過不及而各就其所重示教也學者須識其同而亦辨其異可矣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按此章句無明解音義云予知之知去聲則兩知字下句絕此解兩知字讀如字連下文讀玩文勢自當然也鄭氏曰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恒此知字皆從平聲似上知句絕下予知連下文其義不明晰

子曰素隱行怪

按古註素讀為僚素卿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尤覺費力。章句從前書藝文志作索隱。最是今從之。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按章句云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云云。此解云蓋遵道而行者雖與索隱行怪者異而視之依乎中庸之君子甚有逕庭以道為一箇物要特守而不違如後世所謂把捉矜持之謂非自然之事故必至於半途而廢非能擇善之謂也。本文再提說君子曰遵道而行一曰依乎中庸其辭自有權衡若知擇善之事耶則勉而不已必至中庸之君子今首曰遵道而行乃曰半途而廢則其非十分事可知矣。況能擇乎善則即是依乎中庸何可分析。

君子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按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易文言曰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即此所云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此即修身之極功聖人之能事。達天知命之境。故夫子至五十始曰知天命其事之甚重而非賢者以下之所能遽易及也。可知矣。先儒何以謂中人以上命不足謂耶。

君子之道費而隱

按鄭氏曰言可隱之節也。費猶危也。道不費則仕。疏云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此節古註連上文為一章承遜世不見知為解。尤覺牽強。當從章句為下文起頭且訓費為危亦不見所據。亦當從章句做散財之義。但其說則可疑也。蓋本

理氣躰用之說而非中庸之本旨。○又曰章句云費用之廣也隱躰之微也。或問云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無費而隱也此躰用之說而本程子之說諸家皆以夫婦之與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程子之說則章內專言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章句說正如此然從上聖賢之所以告人者常在日用辭倫之間就事實為教而未嘗向無形無影之先求其所以然之故也是知以躰用解費隱非此書之本旨矣此解云蓋君子之道大小遠近無所不有而又無形迹之可求此費而隱也前章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足是故君子之道鮮矣皆此意兩驗之今天地上凡天下之人莫不圍乎道化之中而不可

足恐知

執著其為何物不可指定其在何處曰費而隱不亦宜乎先儒於其中必討其所以然之故則鑿矣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焉

按鄭氏云匹夫匹婦愚耳章句云君子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云云或問云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知道不可離處二說不同此解與鄭氏同蓋凡庶之家有子弟僕從者雖不知學亦有知識一夫一婦相與為生者微賤之極知慮淺暗不可無言者故書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乎夫子曰豈若匹夫匹婦為諒云云此云夫婦愚不肖猶言匹夫匹婦畧而稱之耳若夫做夫婦之道則之愚之不肖辭不相接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歎故君子語天下莫能載焉語天下莫能被焉

按章句接上文共出聖人亦有歎不能為句相偶言道之大至於天地聖人亦不能及章句無明說觀或向可見矣天地聖人皆是實事古註以天地喻聖人也此解屬下文為解玩其文勢自夫婦之愚至於魚聖人有歎不知為句相偶自為一節天地之大也二句句法自別承上起下蓋言天地之大也宜若無憾焉而往得順風來者憂依田喜旱高田饑人不能無遺憾焉而君子之道則不然大小隱微無所不宜故君子之語道極大極小無所不包故本文云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按上文言君子語大云々道之通大小其既如此故君子之語道亦大小無

有歎遺也此節承上引鳶飛魚躍之詩而言上下察也正見君子之語道徹上徹下明白不掩也○又曰此詩大雅旱麓之辭本咏周室先王之化其下繼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毛詩釋三句專據中庸云言上下察也流云道被形潛而得變化之明察故也鄭箋以鳶喻惡人魚喻民言惡人遠去民喜得所中庸鄭氏註依毛傳意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疏謂此引新章故其詩義有異也章句之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引程子曰此子思嘆繫為人處活潑々地者是也其意蓋謂天地之間形潛動植舉皆莫非此理之發見此引詩就萬彙中借此二物以見此理之發見也此解云々言道之在宇宙無歎遺道也此非言理之躡也亦非說聖人之化也

君子之道昭著不可掩如鸞飛魚躍耳故曰言上下察也。○又曰鸞飛魚躍言道之明白本非難解古之言或云明如白日或云貴如草木其義一也緣先儒主張一理說得甚高遂致與佛氏之說混淆模糊啓千秋聚訟之端或問曰道之歸用固無不在然鸞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曰君々臣々父々子々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佛氏之云則鸞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明建學部通辨曰青々翠竹莫非真如摠々黃花無非般若其吾儒鸞之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哉誠以羅整庵困知記曰僧問忠國師古德至青々翠竹尽是法身鬱々黃花無非般若云々其與吾儒鸞之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哉誠以鸞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異其真同一率性也彼或謂般若

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鸞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  
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乎而語或先儒之辨蓋如是也  
也然古聖人之道則專在倫理綱常之間而禮樂刑政為大尚書稱贊且  
孟曰先被四表格于上下何其廣大無限量也而孟子指示其真格之  
乎一語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章云鸞飛魚躍上下察也即亦其  
事何有深奧隱微之可言故下節繼之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  
至也察乎天地其言相符不亦明甚矣乎若夫佛氏之道大異不同我  
有倫理而彼蔑之我有仁義禮樂而彼棄之我有衣而彼不衣我有食  
而彼不食而其或謂淨智妙圓之理天堂地獄之設者堯舜周孔之所  
不道詩書六經之所不述始終本末是不同然則鸞飛魚躍之真

翠竹黃花之語何容疑乎其相似而強費分理先儒自見道之過高嫌其相類將以辨之適貽之惑噫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按言此以結全章蓋君子之道其近始乎愚夫愚婦之與能行而推言其極則昭著兩間無所隱遁及其至也與前同言究盡處非言至妙處也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及處章句云舉全財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及也是也此解前註云至猶及也亦此意

故君子以人治人政而止

按章句云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云云此以人治人

兩字俱在入之上說此解云以天下同然之道而治天下同然之人此言以同然之人治同然之人兩字就衆人相交上言非一人也其意稍緩上文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承此為說則知兩字非一人也○又曰下文云施諸已而不願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之事則施諸於人而人之亦不願可知此天下之人其好惡苦樂一故也故此曰政而止文又言政者以事父未能也云云蓋人之所患律已則寬而責人則詳人雖改其過而根毒不已所謂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出於正皆坐不能以人治人也我亦天下同然之人彼亦天下同然之人其身雖異其心豈異乎哉我之所不欲者則人亦不欲我之所不能者則人亦不能豈可施其所不欲責其所不能也哉正是以人治人之事下文雖也勉並言

而其亟里專在恕。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亦此意爾。

忠恕違道不遠

按程朱說與曾子所說忠恕不同。彼借學者用工之目說聖人一貫之妙。乃自然底事。此則學者平日之用。乃屬修為二者不同。程子曰動以天耳。乃明聖人之忠恕自然之道。與此不同也。此解云忠恕豈有二端哉。違道不遠之忠恕。即忠恕而已矣。之忠恕。何容有異。先儒蓋以曾子之言為理分殊之說。故以為不同耳。但所云道則其義不同。夫子之道以方法而言。違道之道以道理而言。如近道之說也。○又曰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上蔡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此亦一本。

萬殊之說。猶解用之說也。蓋以忠為一。以恕為貫。為兩者相須而相離。不得然語。孟之間有特言忠者。有特言恕者。又有忠恕並舉者。虽其事相須。而各是一事。聖賢之言。各就所專立言。其意自可見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

按古註素。讀為係。素。鄉也。鄉其四居之位而行其事。章句云素。猶見在也。此說目今之事。古註甚費力。見在亦非素字義。今從游氏說。

中庸發揮標釋卷之上終



中庸發揮標釋卷之下

伊藤長胤著

觥物而不可遺

按章句謂鬼神之德為萬物之觥而物莫能遺也蓋言萬物之消息皆陰陽之氣為此解謂鬼神無色色之可驗雖欲觥物而不可得而遺承上二句疊說觥物云者猶繪畫像設傳其形容也○觥物而不可遺解曰中庸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不聞觥物而不可遺章句云鬼神無形無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氣為是其為物之觥而物亦不遺也其言觥物猶易所謂幹事蓋上句言鬼神之無迹下句言為萬物之主宰發揮云觥猶象也言鬼神無形無色雖欲象物而遺之而不可得也或

曰若如先說則當曰不可觥物而遺不可曰觥物而不可遺予謂此三句只是三事皆言鬼神之不涉乎形迹到下節始說其德之神妙蓋言使鬼神有形象威儀之可見則使人畏敬固其宜也今則不然而洋洋左右不敢慢易其德之盛為如何哉及應首節若如朱說則當曰觥物而無所遺而不可言不可遺觥物云者圖書彫刻泥塑木俑之類鬼神無形無色欲象物寫之而亦不可得而遺專言其無迹也觥物字與視聽字對不可遺字與弗見弗聞字對上各事皆我之接彼下各事皆彼之不接我也大學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老子曰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名曰漸又曰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淮南子原道訓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色循之不得其身此等三句相疊只是

一義詠<sup>語</sup>脈皆可相證矣。○又曰漢儒解詁亦有遷就處。禮記註云。魀猶生也。可猶也。不有所遺。言万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典朱註大同小異。皆言鬼神為万物之主也。若其說則可字說不得。故遷就其義曰。不有所遺。尤屬牽強。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按章句謂鬼神之理。發見不可掩。微誠二句。俱就鬼神而言。此解云。言事鬼神者。細微之事。亦不可矯誣也。誠之不可掩。通善惡而言。如誠於中。必形於外之謂。揚震長四知意。正相美。承上詩語。矧可射思而言也。○又曰中庸言微顯者。始於慎独而言。終於入德而言。此對鬼神而言者。其義亦一般。言人之不可不慎細微也。若做鬼神之事。則其前後又不

相符

傾者覆之

按諸解無異同。此解讀去聲。如万物覆焉之覆。因上文因其材而篤焉。做解。

壹戎衣

按古註衣讀如設。色之誤也。有人言殷色如衣。壹戎衣者。壹用兵伐殷也。尚書武成亦有此語。古註依字讀。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章句從之。今因之。周書有禮戎殷之語。訓戎為大誅滅大殷也。古註豈據此乎。○康誥曰。天乃命文王。禮戎殷。誕受厥命。蔡氏曰。禮滅大殷。大受其命。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按章句云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新安陳氏曰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末句只是申明上句此解從孔疏云正統在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適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為后服明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聚所以適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之中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昭公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年而有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為三年也蓋違云者相及之義天子諸侯無旁期之喪大夫則降服大功是虽服而不全故謂之違三年之喪亦然降而不絕故曰三年之喪違乎天子且曰期之喪曰三年之喪曰父母之喪明是三項之事不可使以三年之喪為父母之喪也又曰天子

為后服期疏有其說為適子亦當準此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按章句云天下之人通謂之孝此言人之無異辭也雙峯饒氏曰舜之孝是充極一家者也武周之孝是放乎四海者也此與章句異言其孝達乎天下也此解亦然但雙峯饒氏云承上章三達字而言恐不然

春秋修其祖廟

按鄭氏云修謂掃墓也章句不及註東陽許氏曰修只是洒掃整飾常使嚴潔之意又曰章句此以下四節承上文武王周公之達孝叙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古註亦然此解取陳善說為漢儒雜記誤抑于此書事見于捫蝨新話○宋羅源陳善捫蝨新話曰子

舊曾為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昏也然至今疑自春秋  
修其祖廟陳其宗器以下一段恐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王  
周公違孝遂附于此當時雖為之解然非成說也又云郊社之禮所以  
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美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此尤不可曉按論語或問諦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  
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此不欲  
作言之因以掌而示以曰其甚易如此耳弟子因而記孔子所記  
示諸斯者是指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國其如示諸掌無非其義乎  
仲尼燕居各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美治國其如指其掌而已乎予  
以此知二者皆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

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非全書

### 禘嘗之美

按章句謂禘天子之大祭冬至一陽始<sup>生</sup>祀始祖是也嘗秋祭四時  
舉一以包三時此解謂四時之祭夏禘秋嘗春陰陽之盛也依祭  
統若欲舉四時須三時互言唯舉一秋祭恐不可該四時故改

### 人道敏政

按章句謂以人立政承上文文字為說道字不穩孔疏云敏勅也言為人  
君當勉力行政尤覺牽強蓋人道云者謂人之所道猶孟子所云人之  
為道也不必言人君亦不必言人泛就生民而言其道蓋為人者導之  
以政則其化甚速故曰人道敏政家語上有天道敏生之句其義益明

夫政也者蒲盧也

按章句取沈存中夢溪筆談以盧為芦作蒲葦此解從古註以  
後世人情言之則螺贏之化子似迂而不經不如蒲葦易生之明切  
與地道敏樹亦相昭應然說古書則當以古事解之螟蛉有子螺贏  
負之已著於詩楊子法言亦引之云速哉七十子之肖孔子也則知是古  
人通用之套語故此各亦以政之化人喻細腰蜂之化子也鄭氏說不可  
改且家語此句下有待化以成一句益知蒲葦專取變化之美

仁者人也

按鄭氏之入也說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疏云仁謂仁因相親  
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已親然後比親及疏故

云親親為大章句之入者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  
意深躰味之可見此解云々鄭氏入字指他人取其親偶之義朱子入字  
指自己取其慈愛之意程子所云惻隱之心人之生理是也皆入也字中  
帶親愛意在此解云仁則為人非人也云々蓋謂之仁則自為親  
愛之道也訓之為人也則可見親愛為人道也孟子亦曰仁者人也合而言  
之道也以人行仁之說亦指自己而言則此章仁者人也亦當解為自己之  
義先儒必要襯貼下親親為大句欲入也字中有愛入之意然義者宜  
也一句中不必帶有尊貴之意自不相妨又曰上文云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則下文雖知言仁義禮三者而仁之為至德要道可  
見矣此仁者人也之實也○又曰仁者人也此人物之人非言形軀也朱子解仁

或云心之德愛之理此專說仁理章句云云因此章仁者人也遂言及指人身而  
言雙峯饒昏合字與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東陽許氏云其人  
之形必須及乎仁皆演朱說為人身所具之生理畢竟墮于理解而非  
聖人言仁之旨矣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按鄭氏云達者常行百王不変也疏云五者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之文皆是人間常行之道理事得闡通故云達道也章句云達道者  
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此解云云古註疏兼  
取常行闡通之義覺甚不切章句解固簡明本文只言天下不妨兼

言古今但其解達德為同得之理則自仁義為性之理而來此解自可  
見矣衆之所由謂之達道衆人所行謂之達德其為通行之義也○  
又曰朋友之交也交字接上四者而言不專貼朋友疏自可見也漢書  
引此文無上四箇字亦明○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也疏曰百王以來行此五  
道五道三德其義也古今不変也章句云一者誠而已矣一有不誠則  
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西山真氏曰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  
妄是之謂誠此皆本程子說此解云云言行之無二致也○又曰史記  
主父偃傳上書引中庸曰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  
又漢書公孫弘傳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德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仁智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

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史漢兩引此章俱無一字當時  
取傳本蓋如此蓋達道五而達德三達德者取以行達道下章知  
之行之亦有二等不同而其成功則一也自五而三自三而行各以要  
其歸然則取謂一云者別無所指本言無二致焉耳覺無一字為長  
達德者既是取以行達道而又誠為取以行達德似隔一重况下節  
又別所以行之異以安行利行勉強三者而分之則似不待別著誠字  
此義也先子在日未經檢出姑錄于此以備一說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  
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按章句以分而言則三行為知三行為仁而成功而為勇以等而言則

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此解以分而言配知仁  
勇若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聖人也學知利行賢人也困知勉行  
通衆人而言不必配知仁勇諸家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  
章句又是其意固不同俱不要說大抵語聖人之全德在兼備仁智  
故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張子亦曰仁智合一存乎聖是也或分言仁者  
智者則仁者常優於智者故曰聖與仁而不以知併稱其大小輕重可見  
矣若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則聖人專於知而賢者偏於  
仁與仁者安仁知者行仁亦且相柄鑿也又曰學者有見有生知安行  
之目便謂聖人不待學而知不須勉而行此不會讀書之過嘗著說  
載之于下○生知安行說曰中庸有生知安行之說世之人遂謂聖人不

由學而知不待勉而行殊不然也此之觀聖人也非聖人實然也若  
言其真則勤學者莫勤於聖人慎行者莫慎於聖人吾觀自聖人中  
庸稱舜曰好問而好察通言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  
者此皆雖不言學而其資乎學者豈非學乎夫子則曰我非生而知之  
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早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  
可見好學之甚無有過聖人者矣書曰兢業之業一日二日萬幾曾子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觀鄉黨一篇夫子於一言動之微一飲食  
之細一衣服之製無不致其謹可見慎行之至亦無有過聖人者矣  
故知中庸必稱者此人之觀聖人也非聖人實然也然則中庸何以稱之耶  
凡人性資敏邁者唯承耳提而不煩夏楚篤實者雖務加勉而不須

強忍譬如天成然聖人特造其極焉耳何得謂聖人不由學而知不待  
勉而行哉○又曰困而知之章句及此解不著註古註云困而知之謂長  
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比達道也章句無解  
或問曰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不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後世言  
困學者皆從此解以為困苦而學之義如或謂致之砉之之謂按魯論  
亦有此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矣古義云困猶困於心衡於慮之困謂事勢艱蹙是以困  
於心此章亦依其義雖不著解而講習之次每如此說○又曰此章之意  
明本於論語其義當相通若以因為困苦之義則困而不學一句解不  
得是知困者困窮之義非困勉之意矣易云困于酒食論語曰不為酒



困此書亦曰事前定則不困其義皆同

力行近乎仁

按好學之近知知耻之近勇其事自明不待解說唯力行之近仁遠難  
曉解故諸說亦不同孔疏此則前文或利而行之以至効力行善故近  
乎仁也其意分明暢章句引呂氏說曰自私者殉人欲而忘返故力  
行非仁也足以忘私呂氏說全取程子解元本作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  
云云然足以忘私章句取其說而改其辭蓋呂氏以公為仁有我不仁  
故曰天下非吾事然則忘私之私物我相形之私已也朱子以無欲為仁有  
欲便是不仁故曰殉人欲而忘返然則忘私之私色色臭味之私欲也此非  
與呂氏異也程朱說仁之異同也故改定數字以條貫此解曰力行則無

忘惡去

所苟大抵聖賢言仁之旨廣矣不唯恤慙寡廢困窮為仁不敢欺慢  
不敢凶莽皆謂之仁其事雖不端而無不自不忍人之心而出者也世之  
實行忘作不有其身者孰不以為不仁知其為不仁則力行之近仁可知矣  
先儒之說墮于理解殊非事實顏師古註曰屈已濟物故近仁此專  
以救濟見仁然力行不專言濟人

體群臣也

按鄭氏曰躡猶接納也疏云言接納群臣與之同躡也程子解云視群臣  
猶吾四肢視庶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呂氏說依之此解從章句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按古註鄭氏曰有忠信者重其祿也程子解之待之以忠信養之以

厚祿士無有不勤者也章句因之云待之誠而養之厚蓋聖之待下以忠信也予謂忠信下之所以事上之道非上之所以待下之言也此解從古註家語王肅註亦同章句豈嫌於忠信之士以利見誘乎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也

按古註此一節屬下文為起頭故註云謂當祿也章句云一者誠也云此解云夫此書多言一或之所以行之者也或云及其成功也皆言同一無二致非言誠也蓋誠則固一矣不可直訓一為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按鄭氏註云臣不得乎君則不得居位治民此解最明疏云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非也章句無解孟子亦有此語集註云獲乎上得其上之

信任也此章張居正直解云若要治民必須得君上之心肯信用他方纔行得亦依孟子集註做解予意只當從古註孟子中多有此等語曰不得於君則執中又曰不得於親不可以為人又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其美皆一彼蓋言獲乎上者非已得上已為上所得也如治人治於人及制人制於人等語例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按章句無註或問云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言承順父母之意致其歡心也孟子亦有此語曰不悅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可見或曰順或曰悅其義相通然則孟子吸之不順乎親不可以為人亦當從此義集註解為使親之心順乎理與或問說異

矣。豈慮於從父之令之為不孝耶。然覺其費力大抵承順底豫事親之常有時幾諫自不相妨。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按章句真矣無妄之謂天理之本善也。此解之。蓋此一句說聖人之德也。非說天道也。猶孟子以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謂之天爵公卿大夫謂之人爵也。聖人之德不待思勉從容中道謂之天道。賢人之德擇善固執。終為以求至理之人道上標。二句下文分解為說。最是明白。章句以誠者天之道也一句為天理。而以誠者不勉而中教句為聖人之事。上下文不相協。大抵此書自明善誠身以下。反覆說許多說誠字。皆言

人道未嘗就天而言也。先儒之學以理為宗。故必明誠者天之道。及天命之謂性等語。皆以為一理之別稱。其所謂魚極而尖極者也。吾知非此書之旨矣。○各曰。曰云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疏云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此說却是箇當。○又曰。凡文字中者有二。用如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者字指其人而言。如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者訓仁。美而稱之。綴者天之道也。章句意此者字似講誠字。予謂此四者字皆當指人而言。如仁者知者例。單言誠則是聖人之事。自然境界加之字。則是賢人之事。專屬學問非訓誠字也。孟子誠之作思誠自可見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之

按孔氏疏云身有事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学之不措也言學不至於能不惜置休廢必待能之乃思問以下諸事皆然章句云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此解與疏義同

其次致曲能<sup>有誠</sup>則形<sup>之</sup>則著<sup>之</sup>則明<sup>之</sup>則動<sup>之</sup>則變<sup>之</sup>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按此章諸說不一鄭氏曰曲猶小之事也疏云言其賢人致行細行之事不能盡性於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程子曰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其偏

處祭便是致曲張子曰一曲致文則餘善兼明<sup>昭</sup>定夫曰誠者不思不知直心而經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又諸心也楊龜山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尚思而篤行之致曲也曲能有誠在一曲也章句云曲一偏也自其善端祭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此本程子偏勝偏曲之說稍加隱括蓋以性為理而就其祭見逐一推之為致曲也祭見謂之曲者各就四端上立言宋儒取說擴充者正如此考上諸說鄭註偏小之說固無深美程張諸說亦不甚明切唯龜山之說覺得經之大意章句以曲為祭見偏則亦性情解用之說而非聖人語道之上旨矣此解云蓋聖人令德生知安行不待學尚思勉一齊都不猶大造之陶羣品洪纖高下一

氣鑄成不須物之而彫刻也。質者以下則不能然。學知行必也。事之而修之。  
物之而習之。逐一推致以至其極則其成功也。故曰其次致曲。之能有誠。  
前章首提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句。稱贊其功。至參贊化育。  
而止。此生知之聖人也。此章探下說其次致曲。推說其效。至形著變動。唯  
天下至誠為能化一句。結繳則學知之效。而與生知之聖同其功。此篇前後  
所說大旨率如此。大抵人之進道積累以成大。馴致以造極。孟子謂之擴充。  
皆致曲之事也。○又曰。章句動者誠能動物云云。東陽許氏曰。形著明就  
已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此解云云。動變化亦就自己說。玩其語勢。推  
曲能有誠之效驗。句句相承。次章魯說專說一己之事。猶大學說定靜  
安慮得之意耳。易家說順而動。或說明而動。說能變說虎亦皆

說自己之變可證也。○其次致曲。解曰。其次致曲者。對上文天下至誠能盡  
其性者而言。致者推極之意。如馴致致遠之致。曲者謂事之一偏。如  
曲暢曲成之曲。蓋言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者。如堯舜孔子。猶天地之  
造化萬彙。洪纖高下。各正性命。一氣之所成。非物之而彫刻之質者。  
以下未能如此。必自事物上推致以造其極。則形著動變自有其微。而  
其功與盡性之聖無以異矣。蓋人之資質有孝而不敬者。有忠而不  
仁者。推其孝而克敬。推其忠而至仁。此賢者以下受用之事。乃擴充之  
功也。謂之曲者。猶孟子取謂不盈科不行之意。能一事而推之他事。益  
其至也。大抵人之通患。以聖人為一種異質。而非凡人之所企及。遂生  
自畫之心。而不知其資質雖異。勉而不已。則固無以異。此聖階所以

勸人入善之方術而中庸書中屢有此說○又曰發揮曲猶曲成曲當易上繫辭曰曲成萬物而不遺荀子儒效篇曰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註險危也待危應變皆曲得其宜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按鄭氏曰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序章句云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以當自行也小註朱子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故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此解云云大抵自字有用有自然之自有自己之自章句意似自成以自然而言自道以自己而言此解似俱倣自然解子謂此節承上文至誠之道句分解誠與道二者假言為訓明其行之由已而

不由人也下文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分明承此自成字為言則當從自道之美侍奉之間嘗欠曾正姑闕其疑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按章句以此句說實理之昧所之物者指物而言下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句始說受用此解之物猶事也云云此三句全就受用上說蓋言人之為事不可不終始由誠苟不由誠則雖為其事猶無事也如仁而假焉則非仁也義而襲焉則非義也不誠無物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此曰物之終始其義一般

性之德也

按章句謂仁誠知用皆吾性之固有此以仁智為性之德也此解性之

德也指誠而言蓋此章誠明以下節多推極專說誠之事此節以其成  
已成物之德配之仁智贊之曰性之德也如以說性則仁義者性中之大  
者故以配陰陽何以不取而特言仁智耶  
故至誠無息

按章句曰自無間斷此解曰自不減息  
悠久所以成物也

按章句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此解云係上文久徵悠遠而  
言上文內外之道是別項事不共此照應三山潘氏曰是久於內  
悠久是久於外畢竟不免破碎

天地之道可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按章句謂一言而盡不過曰誠也誠不貳所以誠也此解無明註蓋所  
謂言作下句而言天低聖賢之書曰一言或指句或指二句而亦舉  
其言一言終身行之則曰其恕乎此一字為一言也一言以蔽之則曰思魚  
邪此一句為一言也一言可以與邦則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此二句為一言也  
此亦謂可一言而盡指下二句而言明矣若夫誠云者雖為此章主意  
而此節不著其語不可以一言為誠也先儒蓋以誠為一以為誠展轉  
相解遂以不貳為所以誠也然此書屢言誠皆言人道其曰誠者天之  
道者言耶夫自然之道非言天地之事也此節只言天地之道一而天賦  
其生物不可測量也觀本文自可見矣

今夫夫斯昭々之多及其无究也日月星辰繫焉万物覆焉今天地撮

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万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寔藏與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之壑量蛟龍魚鼈生貨財殖焉

按章句謂天地山川四條皆言其以不貳不息能致盛大此言天地之理也此解之非言天地山川也欲語聖人之德而以天地山川喻之也下節以文王與天對說自可見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下所以為天也

按章句謂大極之妙乃古不已而文王之德與之為一其所謂至誠無息者亦指一理而乃所以陰陽流行乃古不已之故也此解云蓋詩者必云天命者皆就吉凶禍福人之必值而言未嘗以陰陽消

長之故為天命也其曰於穆不已者蓋言周家福祿之至永且臻不已猶自天申之之意此章引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乃言陰陽之理乃古不已則其美稍異亦斷章取美耳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全之所以為全也純亦不已

按章句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新安陳氏曰文王維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不已二字貼文王身上言此解云不已二字仍就天道言文王之純亦如天道不已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乎天優々大哉禮儀三百厥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按章句此二節分做四節大哉一節包下兩節并道之大小而說足



綱洋々乎一節說道之極於至大優々大哉節說道之入於至小  
此二句是目待其人一句總結兩節先儒蓋要貫德大小隨處昭應  
強致分析最見破碎此解云大哉聖人至峻極于天自一串語說  
道之高大即是至德優々大哉至待其人而行亦是一串語言有  
德之人即是至德故下總紐之曰苟不至德隆道不凝焉多衍簡明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  
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按程子解德性高大高明皆至德問學精微中庸皆至道惟  
至道取以凝至德也云々章句以尊德性道問學一句為兩柱提  
下四節尊德性者存心之事而極道射之大道問學者致知之事

其愛道射之細下四句為目每句上半截廣大高明溫故敦厚要者為  
存心之屬下半截精微中庸知新崇禮四者為致知之屬此解云云泛  
言君子修身務學之事大抵專務修身者或有何必說存之說  
故君子既尊德性而亦能好學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自為一章  
綱領下四句申明其美廣大者或至濶畧高明者必馳虛遠此狂  
之所以為肆智之可以為蕩既致其高大而亦能及精微既極其  
高明而亦能道中庸是為善學而無所弊此通就見識行義上  
而言不必分存性學知行溫故知新專言學也敦厚崇禮專行  
禮也夫子以博文約禮為學問之定法此章亦說為學之要而以  
崇禮終之古者之道可見矣要之致廣大而及精微以下三句皆就

一事轉折不其美。竟難分析。○又曰此章自前章說天地聖人節々推究。以及君子修身之事。前說博厚高明悠久博厚地也高明天也悠久古今也。聖人有斯德以配斯三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誠斯三者博厚象地高明象天。溫故知新以象悠久。魚彊言廣而遺厚。故亦著敦厚一句。此先說之所不言。故講習之次不復指按檢孔疏則曰廣大調地也。高明謂天也。固已言之矣。然不詳明。○又曰易繫辭曰廣大配天地。亦通配四時。又曰智宗祀辨崇效天。卑法地。敦厚宗祀之配地亦可。推大抵此書間與較系辭相出入。

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定時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按章句不著註此解云言明哲之効不用智計自能保身也。蓋古之立身處有道之世則直言不諱。其在位仕無道之朝則括囊無咎。不踏禍機。此聖賢之常言。甯愈之愚。蘧瑗之卷懷。南宮之免於刑戮。所以見取於夫子也。小註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誑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々苟燭無疆。遂於不虞以俟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不如此論。此說有二歧。以明哲保身為常法。此直明照容之意。新安陳氏曰子思有感於苾苾之時。其意一般。其曰曉天下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東陽許氏亦曰行事合宜自然

無害此皆恐明哲保身之嫌乎希世何容遷就其美為說言知理之  
明而非知幾之明其所以風厲士氣敦尚節美者至矣然士徒知其  
義而不量時宜處乎無妄之世而及言以招禍無益乎人而自嬰  
禍者往之而在故有明哲保身之戒其殺身成仁全生取美固無行而  
不相悖不可與希世苟容就利避害者同年而言良此解大註亦述方為是耳  
王天下有三重為其寡過矣乎

按古註鄭曰三重三王之禮疏云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  
之寡少於過矣朱子謂文義皆不通章句取呂與叔說呂與叔說  
本程子解云王天下有三重為議禮取以制行故行必同倫制度所以為法  
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同倫制書必同文亦不的當此解從明儒高

玄說做德位時三項事見問辨錄○高拱問辨錄曰難有者必難得  
者位難遇者時三者兼為故為三重言於所難有而有之也有德則言  
則非愚而自用有位則尊則非賤而自尊有時則微則非生今及古是  
故其道則本諸身微諸庶民以考三王以建天地以質鬼神以候百世  
勤世為道行世為法言世為則遠則有望近則不厭若是乎其  
善也夫何寡過如之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

按章句云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本諸身者有其德也蓋承上文王天下  
而言王者修其德以為天下之本也此書屢言君子之道皆言平易從  
容中庸之道不應到此獨說王者之道也此解自可見矣疏云君子行道

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亦簡明大抵此章主意亦如率性之謂道道不可須臾離之語明君子之道推之万物無所不合而示其為正道也何者風興夜寐著衣喫飯父子相親夫婦居室不徒告之於人而易從行之於己亦不可離此本諸身也夫貴世絕俗之道不可行之天下亦自不能行如荷篠丈人不能廢長幼之禮里老有喪之厚陸其親正是不本諸身也建諸天地而不悖

按章句云天地者道也此出程子易傳或問云天地以道言者也不悖言與其身然者無所拂也皆欠明切天地既為道又與道不悖殆不成語聖賢之書單言天或可以證道並稱天地則皆以形跡而言而道在其中矣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不亡天地之道也君子之道亦曰好生之德治於民此建

諸天地而悖也如彼潔身亂倫之教建諸天地則悖矣

質諸鬼神而無疑

按章句云鬼神者造化之迹也亦本程子易傳或問云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神明也此解指卜筮而言與易文所言與鬼神同其吉凶皆言大人君子之道詢之龜策不有所違也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君子之道與天子言以孝與人臣言以忠詢之龜策豈有凶兆故正是質諸鬼神而無疑也洪範七稽疑專說卜筮曲禮亦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可併攷也愚人不肖嘗與女文出其得故君子勤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按章句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此動為綱言行為目此解只項事且重輕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按孔疏云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與天子諸侯之德化無異孔子所  
以作春秋者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子大德言  
之則仁愛敦厚化生万物也其說最不穩當章句云小德有全解之分大  
德者方殊之本云云此理一分殊之說以小德川流為一本之方殊大德敦厚  
為方殊之本所以不悖不悖者言萬殊所以並育並行者言一本以四時  
日月之錯行代明為道並行而不相悖以下二句講三句此解云云此章  
承上文以天地万物三項事喻天子之德猶易之六三稱九五天人合異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也下節再舉天

地覆燭無外此夫子之德万物並育而不相害二句之說言其包容無  
礙道並行而不相悖一句就異同說水之與火之執函人之恐傷人其  
失人之恐不傷人各異其用而同處乎其中大德小德就大小說大成其大  
變化者有小成其小久有條理易所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則假使天  
地大小同異有吸吐茹則未見其大也唯其大小同異收而不捨此其所以  
為大也言天地之大即所以言夫子之大知天地之大則知夫子之大上文以天  
地與日月四時並育言至此節不應以日月四時在天地中而言也○又曰  
敦化章句云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究也此就天地而言敦化理之  
歸川流萬殊之用此解就物而言盡纖兼納可以言其大理分殊非言其旨  
唯天下至聖為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

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按章句聰明睿知一句是綱言聖人生知之質下四句是自分言仁義禮智之德此解章句平說只言智仁勇禮義之事註自可見也玩本文語勢五句自各為說難分綱目游氏說與章句同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國

按章句說三聖人之德不必有所指此專稱夫子之德此章自上文祖述憲章節之相承為說其稱贊夫子之德可知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按鄭氏云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也而指春秋也大本考經也章句云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軀也云云古註專指孔子而言

其著述之功為大經大本固覺不當章句泛說聖人之事而以大經為五品之人倫而曰各及其當盡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之法所謂經綸之也則固矯古註之失矣此解亦從之以立天下之大本為復性之說則不得其義蓋章句以首章有致中和之言與此互相昭應以經綸為致和立本為致中知化為究理以至於命賦用之說也然首章大本達道並舉為說為性情賦用之德則大本重而達道輕今此章先大經而後大本則失本末先後之序矣是知首章專說與德而與書之說之與此大本不相干涉要之先儒見性甚高而以無欲為極功遂以夫子所說克己復禮及此所云立天下之大本為盡性而無一毫人欲之事也考諸經則古者聖人之為德也躬有其德以為天下之表準制禮作樂明人倫之道以

安天下之民是謂經綸本經立大本書曰予章百姓百姓昭明此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又曰皇建其有極此立天下之大本也非躰用性情之謂也

詩云潛虽伏矣亦孔之昭

按古註及章句置君子內省節首此解屬上節於微顯入德為功此章凡八引詩承上接下相銜為說古註或置一節首或置一節之尾義例錯雜不明章句悉置節首此解改置一節之末其義自可見也

詩云視在雨室尚不愧于屋漏

按古註從上節章句屬下節君子之所不及者其唯今之所不見乎自在屋漏之戒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引證不切此解結上節與古註同

詩曰美大假無言曰時靡有爭

按章句冠下節此解與古註同結上節奏假無言與不言而信相照功當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按此解亦同古註不顯之德與不當不罰相協○又曰邦氏之不顯言顯也章句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析章取義自不相妨此解亦依章句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按此解亦與上節同章句云篤恭言不顯其教也以證不顯惟德之詩此解云篤厚也篤恭謂聖人之容也則其予懷明德應凡篤如篤矣篤教之篤皆敦重之意篤恭如云篤敬一般篤教篤而教也篤恭亦當從其美此章不曰篤教而曰篤恭者猶恭已正南面之意言明王恭默端拱乎法宮之中而非禮不動則四海自化也專就禮容上

說先儒凡事必要自心上說來且欲與不顯相應故如此為說正又自  
可見也○又曰大學章句解明德曰云是人心之名也此章云云似非說  
心觀上曰篤恭而天下平繼引此詩下引夫子稱詩曰声色之於化民末  
也則指聖人之德光被天下者而三明明矣先子大學定本解云贊美  
聖人之德光輝發越之辭此文亦可證

子曰声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言無聲無臭至矣  
按古註別作一章章句以上節皇矣詩對此節此解分為一節此夫子稱  
詩之辭不可別為一章○又曰章句首言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万事末  
復合為一理始之一理指天命之性末之一理指此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而言審詩本旨本言天道之不涉乎形迹此借引自君子之闇晉日章  
而節々相疊以明君子積冥々之行不可以聲音笑貌末也終引無  
聲無臭之詩以證其美亦非稱贊無極之妙也予近者講習之次就  
古註疏及章句舉其異同如右哀公問政章以智仁勇三者為天下之  
達德先儒為人人同得之理則令性也此以仁義禮智信為人之五性  
不同此章引明德說化成天下之本則其虛靈不昧之賦者不同此皆  
可疑也宋元以來疏叙并論數千百言其微入毫末未嘗有言及  
此二事者何故不變可疑之甚乎讀者其辨之



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